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牧 羊 神

哈 姆 生 著
顧 一 樵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牧羊神

一

新近這幾天我正想念在北地過長夏的情形。我坐着想到無盡的夏日，以及我居住的茅屋，屋後的樹林。我隨便寫點下來，只是藉以消遣自樂。時光過得很慢；我雖沒有什麼悲苦，生活亦够高興，只恨無法使日子過得越快越好。我也很知足，三十歲的年紀更無足掛齒。前幾天有人寄給我兩根羽毛。兩根鳥羽在一張印着貴族冠式的信箋上固封着。從遠遠的地方從一個無庸送回的人處來。那些碧綠的羽毛，倒很有趣。此外我毫無別樣的痛苦，除了我左脚傷處有時作痛——那是從前鎗傷所致，早好了的。

兩年前我記得時光過得很快比現在快得多。夏天不知不覺的已經過去了。那是兩年前——一八五五年。我將要寫點自娛；寫點我經歷的事情。寫點我夢想的幻景。那時發生的事情，許多我現在都忘了。因為我一向很少想到。但是我記得夜裏很亮。並且許多事情好像奇異而不自然。一年還是十二個月，可是夜裏同白天一樣，天上從來不看見半點明星。我遇見的人也很奇怪，不像我從前遇見的一樣；有時一夜之間，他們可從幼稚忽然長成，開花結果，而至成熟。這其中也並沒有妖術；不過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。從來沒有。

在靠近海邊一所潔白廣大的住家，我遇見一個人，她有幾時常在我思想之中。我現在不常想她；不再常想她。不，我已經把她忘了。但是我還想着此外的一切：海鳥高鳴，林間逐獵，我經歷的夜晚，同那炎夏的辰光。到底我遇見她，只是出於偶然；否則她將一天也不會在我念中。

從我住的茅屋裏，可以看見礁石島嶼，參差錯綜，可以看見一部分海水同些蔚藍色的山尖；茅屋後就是樹林，一個很大的樹林。草根樹葉吐出清香，松杉的液汁也有一種濃郁的氣味，使我聞着非常感快。祇有這個樹林可以使我中心安靜；我的意志得以堅強而鎮定。每天我帶着狗踏

過樹木叢叢的山上，我但願一天一天都可以去，雖然大部分地上還都蓋着餘雪和軟泥。我除了伊索沒有別的同伴；現在換了各拉了，但是那時候是伊索後來被我彈死的狗。

每在晚間，當我打了一天獵回到茅屋，我可以覺得仁慈、質樸的情感，滴滴從週身流露，中心有一種愉快的微顫。我就同伊索說我們是何等的舒服。「那裏，我們就要生火，在灶爐上烤鳥吃，你以為怎樣？」鳥燻好了，我倆都吃了之後，伊索就縮到爐子後面，我點着了旱烟筒在板凳上躺一回，聽着林中沉靜的風嘯。微微的風吹向茅屋，我可以聽得很清楚遠遠山後松雞的呼聲。除此外一切靜寂。

許多時候我躺着就睡着了，整個和衣而臥，一直到聽見海鳥飛鳴方始驚醒。於是從窗外望出去，我可以看見商場的大白屋，雪利倫的船碼頭，同我常去買麵包的店房。我再躺一會，自己詫異怎樣會來到此地——在林邊的一個茅屋裏，遠遠在北地。

於是伊索在爐邊搖動他瘦長的身軀，頸圈震響，張嘴打呵欠，搖搖尾巴。我就跳出來。這樣睡了三四點鐘，覺得完全休息好了。一切都充滿着愉快……

有許多夜晚就是那樣過去。

疾風暴雨，這些並不足慮。許多時候落雨天也有些快意事來，令人覺着要單獨去享受他的樂趣。站在一處，向前直望，幾番四顧而笑了。有什麼要想的呢？窗上一塊潔淨的玻璃，一線陽光射着，遠遠看見一溪清水，有時雲間露出蔚藍的一片天空。這已經是够快樂的了。

別的時候，雖是非常快意的事情也難抬起憂鬱無聊的心境；一個人可以坐在跳舞場中而還是冷靜，不關心，不受任何事情的感應。悲和樂只在自己心裏。

現在我記得那一天了。我走到了海邊。雨忽然下來，我就跑到一所敞開的船塢裏坐了一會。我微微吟着歌調，並不是爲着覺得什麼快樂，聊以消遣罷了。伊索同我在一起；他坐着靜聽，我亦

停聲而聽，外邊人聲嘈雜，漸漸近來。只是偶然遇見，再也不會比這更自然。有兩男一女急急跑向我坐的地方來。他們笑着互相叫着說：

「快來！進這裏來躲雨！」

我立了起來。

有一個男人穿着白的軟襯衫，雨溼濕了的，脹大得像垂囊；在那濕衣的前面，有一個金剛鑽的鈕子。他穿的是尖長的皮鞋，有些變了樣子，也受了雨天的影響。我問了他好。他就是商人麥克，在我常買麵包的店裏的，故而認識。他請我隨時到他家裏去走走，但我還沒去過。

「哈哈，就是你麼？」麥克一看見我就說。「我們正要到磨麵坊去，下雨了只得折回來。那裏看見過這樣的天氣大尉呀，那麼你幾時到雪利倫來看我們呢？」

他介紹那個身材矮小黑鬚鬚的人給我；他是一個醫生，住在教堂附近。

女郎把面網稍爲提上一些，提到她的鼻邊，起始同伊索低語。我很注意她的短外衣；我可以從摺紋同鈕孔邊看出這件衣裳是染過的。麥克亦把她介紹給我了，她是他的女兒，名叫愛娃。

愛娃從面網中對我秋波一轉，就又低低同狗說話，並且唸頸圈上寫的字：

「原來你叫伊索，是不是醫生？誰是伊索？我祇記得他寫過伊索寓言。他是一個小亞細亞人麼？我記不得了。」

小孩子，一個正在讀書的女孩子。我對她看：她身材高大，但也說不到有樣式，大約十五六歲，很長一雙黑手，手套都沒有戴。她好像那天下午恰正在字典上查了伊索，預備好了。

麥克問我現在做些什麼戶外遊戲。我打獵射得頂多的是什麼？要船時候，儘可以隨時去用他的，只要告訴他一聲。醫生一句話也沒有講。當他們走開時候，我看出那個醫生稍爲有點跛足，走起來撐着一根棒。

我走回家，心中還是像從前一樣空寂無聊，隨便哼着調子。船塢的聚會對我毫沒有什麼影響；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麥克的濕襯衣，同一個金剛鑽鈕，金剛鑽也濕了，一點光彩都沒有。

在我屋外有一塊高大灰褐色的巖石。他好像對於我有一種友愛的感情；我走來走去他好像注意我，並且認得我。在早晨出去時候我歡喜繞到那邊，走過這塊石頭，好像向我的好朋友告別，並且我准知道他會在那裏等候到我回來。

於是我到林間去打獵，有時射到，有時沒有……

羣島前面的海，十分沉寂。許多次數我站在高峯上看海。在風平浪靜的時光，船好像動都不動；我可以三天以內看見那同一的遠帆，小而白，彷彿一隻水鷗。有時風迴浪轉，遠峯幾乎不見，而後暴雨來了，西南風亦起了；大好的一齣戲我站着觀看。萬物都爲雲霧迷滿了。天地混合一起，海水飛在空中化作軍馬奔騰，旗旛招展。我躲在矗出的巖石下，想着許多事情；我的心弦緊張。我自己想只有天知道爲什麼我在這裏看着，爲什麼海在我眼前迸開了。也許我現在看的是地球的內腦，在怎樣沸煎怎般吐氣。伊索等得不耐煩了；有時不安地豎起他的口套來嗅嗅，脚也不自然地抖動。我並沒有留心他，他就來到我兩腳中間躺下，也同我一樣呆呆對着海看。從來聽不見一聲鳥叫，也沒有半點人聲；什麼都沒有；祇有狂風呼嘯着吹過。離得很遠有一羣礁石，一塊塊隔着。

海波澎湃着衝過礁石，水勢下瀉，像一羣瘋狂的水手，不像渾身淋漓的海神，跳出空中，呼聲如雷，毛髮聳起，頭上長着輪子一般；然後他又破浪而跳下去了。

在暴風疾雨中，一隻炭樣黑的小汽船正破浪前進……

下午我到船碼頭去，那隻炭黑的小汽船已經到了，那就是郵船。許多人圍在碼頭旁邊，這不常來的客；我注意這些人個個都是藍眼睛，不論他們別處長得如何不同。一個年青女郎頭上裹着一塊白呢布，站得不遠；她有很黑的頭髮，白呢襯着格外美麗。她好奇地對着我，看我皮製的衣裳，看我的鎗。我向她說話，她很害羞，頭回了過去。我說：

「你應該常戴這樣一塊白呢布；這樣打扮真合式。」

正在那時候一個肥大粗笨穿着冰島緊身的人走來同她一起；他叫她伊凡。一望可知他是他的女兒。我知道這個胖子他是本地的鐵匠。不多幾天以前他曾爲我修鎗管的……

風雨努力工作，雪都融化完了。有好幾天地面上蒙蔽着一股淒涼的寒氣；爛樹枝斷折了；寒鴉聚在一起，怨鳴不休。但是這樣並不長久；太陽就來，有一天他真在林後出來了。

陽光照着，我渾身覺得一種甜美的愉快；我肩負着鎗，有無窮閒靜的安慰。

四

那幾天，我打獵從不至於沒有東西打，儘多儘少都有野兔、松雞之類，自然不必說，有時偶然走近海邊，看見些海鳥，也射到了。時光過得真快活！日子一天比一天長，空氣格外澄清了；有幾天我捆起行囊，走進山叢，爬上頂去；遇見了養馴鹿的拉布族人，他們送給我牛酪——厚味的牛酪，還帶着牧草香氣。我那樣上山去不止一次，然後又回家來，每每射些鳥類放在皮袋中。我坐下來把伊索繫住了。離我幾里外就是海，山旁潮濕而幽暗，澗水涓涓，點滴流下。當我閒坐四望，這遠遠山上微微的流水聲響，曾使我忘却了多少時光的過去。我自己想這裏是一曲無盡的小歌，滴瀝作響，從沒有人聽見，從沒有人想到，而歌聲仍是不絕，萬古長存！於是我覺得只要我還能聽此點

滴，這些山也還不算完全荒棄。有時也有事情發生；雷聲霹靂震動天地，巖石奔裂，衝下海去，後面留着一陣煙迹灰踪。伊索就即刻以鼻順着風向，驚異地聞着這莫明其妙的煙味。當積雪化解，山旁每有裂縫，放鎗聲呼號聲皆足以使得巖石鬆開，直滾下去……

一兩點鐘就這樣過去了，時候過得真快。我解開了伊索，把皮袋換了換肩，就向着家走。天色漸晚了。在下面的林中，我總找到了羊腸曲折的舊路。我隨灣到灣慢慢地走——反正沒有什麼要緊。家裏又沒有人等我。自由得像王侯，我儘可以隨着我的興致，在太平的樹林中漫遊。林鳥都無聲了；祇有遠遠松鷄夜啼——總是不休。

出了樹林看見前面兩個黑影，兩個人走動着的影子。我趕上他們。我認得一個是愛娃，並且向她道了好；還有一個是醫生。我把鎗給他們看；他們又看着我的指南針，我的皮袋；我請他們到我茅屋去，他們答應改日來。

已經是晚上了。我回家點着火，烤了一只鳥，吃了晚飯。明天就又是一天了……

一切靜寂無聲。那晚我躺着從窗中往外看。那時林間田上有一種神奇的微光；太陽落了山，

天空染着深紅色，光亮如油彩。滿天是開朗淨潔；我注視着碧清的海水，我躺在那裏，好像面對着世界的無限深處。我的心緊張地跳，但也很覺安然。我自己想，只有上帝知道今夜爲什麼天空穿了金紫色的衣裳——倘若不是爲着世上有什麼慶典，有什麼盛大的宴會，何須繁星送着音樂，雲舟蕩在銀河裏！看來如此——我閉着眼，跟着輕舟，讓千萬的思想飄浮過我的心流……

這樣好幾天過去了。

我漫遊各處，留心着雪怎樣化，冰怎樣融解。許多天家裏食料還够時，連一鎗都不發，祇是逍遙自在，地漫遊各處，讓時光過去。隨便我往那一處走，總有許多可聽可看的事物，每天一切總有些變動。甚至於柳叢松林都等着春天。一天我走到磨坊去，堅冰依然未化，但是旁邊的泥土深現着多年踐踏的踪跡，那裏會有多少人們肩着一袋袋的穀去研磨。到那裏正好像在人羣裏走，牆上還有許多刻着的字句和書信。

好吧，好吧……

五

我再寫下去麼？不多寫了。只是寫一點爲自己的娛樂，並且說說兩年前春天怎樣來，萬物怎樣情形，也還足以消磨辰光。地上海濱都微微有了香味；林間乾枯的樹葉，發出甜香的氣味，喜鵲們唧唧着小枝正在做窠。又隔了幾天，溪水涓涓始流；各處看得見蝴蝶了，漁人也從漁埠回來了。兩隻商船滿載着魚回來，停在曬場那邊；忽然間大島上面來了騷亂和活動，因爲就要在石頭上曬魚乾了。這些我都可以從窗口看見。

但是春的消息還沒有傳到茅房邊；我獨自一個人，仍舊獨自一個。有時有人走過。我看見伊凡，鐵匠的女兒；她鼻子上長了幾個雀斑了。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我問。

「出來尋些柴燒。」他靜悄悄回答。她手裏有一根捆柴的繩，她的白呢頭巾仍在頭上。我站着看她，但是她並沒有回轉頭來。

以後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一個人。

春天趕緊着來，樹林跟着變化。燕雀蹲在樹頂，對着太陽亂叫。我看着他們真是非常快樂。有時清早兩點鐘我就起來，爲着在日出的時候可以分享些飛鳥走獸的快樂。

我也許亦受了春天的影響，有時我的血液躍動，好像空谷的足音。我坐在茅屋裏，想着修補漁桿釣具，但是一點都沒有動手，因爲一種愈快而神祕的不安一直在心上忐忑不定。後來伊索忽然跳出來，站着，毛都豎了起來，吠了幾聲。有人走到茅屋來了！我趕緊脫去帽子，聽見愛娃的聲音已經在門口。她同醫生依照前約，和善而不拘束地來訪我了。

「是的。」我聽見她說「他在家。」她走前來，天真爛漫地給我握手。「我們昨天在這裏的，但是你出去了，」她說。

她坐在木床上的氈子上，看看茅屋的四圍；醫生同我並坐在長凳上。我們講話，隨便亂談；我

告訴他們許多事情，像樹林裏有些什麼動物，什麼東西在犯禁期內不能打獵，現在松雞剛正不許射等等。

這一次醫生亦沒有說許多話，但是看見了角製的火藥盒，上刻著牧羊神的像，他起始敘述牧羊神的神話。

「但是，愛娃忽然說，「當一切禽獸都不許射的時候，你怎樣過活呢？」

「魚，」我說，「大半吃點魚。反正總有東西吃。」

「那麼你可以到我們家裏來吃飯，」她說，「去年這裏來了一個英國人——他住過這個茅屋——常到我家裏吃飯。」

愛娃對着我，我看，我對着她。那時我覺得心有所感，好像覺到一點飄渺的歡迎。這一定是春天的關係，天氣真好。我後來想，可是我亦羨慕她變變的娥眉。

她談到我的茅屋；說我屋裏怎樣安排得好。我在牆上掛着幾種獸皮同鳥翼；裏面看來像是一個粗陋的洞。她喜歡這個洞。她說「不差，是一個洞。」

我沒有什麼合適的東西可以貢獻來賓；我想，我要炙一隻鳥，他們嘗嘗也有趣——讓他們像獵人一般用手拿着吃。我就炙了一只鳥。

愛娃講到那個英國人的事情。他是一個怪僻的老人，高聲對自己說話。他是信天主教的，常常帶了一本印着紅黑字的小祈禱書，到那裏帶到那裏。

「那麼他是一個愛爾蘭人麼？」醫生問。

「是一個愛爾蘭人……？」

「是的——既然他是一個天主教徒。」

愛娃臉羞紅了，欲說不說，回過頭去。

「好吧，不差，也許他是一個愛爾蘭人。」

從此之後，她失了剛纔的活潑。我爲她抱歉，竭力想安慰她。我說：

「是的，你說得當然很對，他是一個英格蘭人。愛爾蘭人不會旅行到挪威來的。」

我們約好了有一天搖船去看晒魚場……

我送了客人幾步，纔走回家，坐下來收拾捉魚的器具。我的小網是一向掛在門旁釘上的，有幾個網眼鏽壞了；我磨磨尖針鈎，把網眼補好，然後再收拾別的網。今日怎麼好像竟不容易做什麼事！手頭工作毫無關係的思潮在起落。我想起剛纔讓愛娃老坐在牀上，沒有讓她坐到凳上去，很是不對。我面前忽然現出她棕褐色的臉和頸；她的裙子前面繫得下些，腰部好顯得長，是很時式的；她天真的用大姆指表情，使我感到溫柔，膝上微微的皺紋也充滿着和藹。她的嘴大而美滿。

我站起來開了門往外望。什麼都聽不見，實在那裏也沒有什麼可聽的。我又關了門；伊索從他臥處來，看出我正在爲着什麼不定心。忽然一念想着要去追愛娃，問她討一點絲線來補網，這也不算推托——我可以拿下網來，指給她看破的地方。已經走到門外，我方始想起我自己鈎盒中有現成的絲線，實在够補網用的。我慢慢走回來，很失望——因爲我自己還有絲線。

重進茅屋時，我感見一種新奇的氣息；好像我不再是獨自一個人在那裏。